# 蓬窗日錄

# 蓬窗日錄卷之四

世務二

# 遂窓日録卷之四

## 季札

王順渠

季札之賢嘗見重於孔子故古今宗之無復致評者不知何物劉絢乃敢妄生臆說輕肆譏貶謂札辭國生亂胡安國諸人識趨庸劣既不足以知賢人君子之所存而又以絢爲程氏門人其言必有所受勦說雷同牢不可解雖不足以涴季子之脚板而實足以塗後學之心目不容以不辨也蓋父子相繼國家常理間有兄終無後而弟及者禮之變也吳之事則異乎是壽夢之欲致國乎季子其意雖善其事則逆亂之道也季子於此蓋見之明而

處之當矣僚與光皆嘗致國乎季子季子卒不受之者匪惟守吾之節蓋以知彼之有爭心也何也僚固不憚於襲光固不憚於弒而何有於季子邪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外讓之以爲名而内不失其有國之實故無事耳使季子不度而傴然當之則覬覦之怨生而篡奪之禍起是誠爲國生亂矣不知劉胡諸儒又將何以責之也雖然此即讓國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賢則不止此季子蓋有道者下聖人一等而已耳伯夷叔齊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許之以爲仁孟子稱爲聖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齊而道過之蓋蕪

清任和而有之矣觀其銜命出使翱翔上國取前代聖人之禮樂而題品之不爽錙銖而又所至之處群賢景附心悅誠服俯首受教若子弟然雖以孫文子之無禮一聞鐘聲之論終身不御琴瑟此豈可以襲取而強爲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擊道存與天爲徒者矣迨其晚年壽考維祺如魯靈光巋然爲天下之望而竟不知其所終蘇子瞻以爲仙去蓋誠仙也愚以爲季子以出世人行世間法兩無遺憾其黃帝老子之徒歟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胡氏論黃池書及之義得之至駁漢唐云云乃爲當時

高宗事金而發未免矯抑過當恐非定論匈奴于漢本非臣屬呼韓因其國亂款塞來朝若以臣禮待之後來叛服不常將何以處蕭望之所見賢於人遠矣唐臣突厥古今皆以爲非愚竊謂書生鉛槧之談自有志於天下豪傑視之付之一笑而已老子曰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故太王勾踐以小事大湯文以大事小皆所不計要之能保國與天下而已三國趙咨稱其主吳王之美於曹丕之前歷數其事而終之曰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所謂畧者濶大簡畧之意蓋以爲此小小禮數不足計較姑與之取辦吾事而已

世氏父子乘亂崛起欵大有爲於天下而突厥地
偪兵強勢甚可畏其所以不惜一屈身者匪徒欵
借其援盖深惧彼之撓其後也太宗之畧正在於
此後來除兖雪耻志願已酬乃爲自悔之言其實
以自張也書生不知遂執爲定議而貶之云云廢人
前果不可以說夢也鄙哉英雄所見衆人不識凶
奴與漢父爲敵國至宣帝之世其國始分勢始衰
故呼韓邪疑塞來朝實出漢人望外蕭望之欵位
之諸侯王之上盖待之以不臣之禮所以外之也
外之則彼將來或叛或服皆不足爲中國輕重矣
其見甚高非庸人所及知者唐高祖初起稱臣借

兵於突厥似於中國之體小屈古今人皆能議之然太王不事獯鬻勾踐不事吳乎顧後來何如耳太宗親俘頡利可汗除宂雪耻志已伸矣可謂有光於太王勾踐矣所可深恨者惟石晋之事然其失不在於敬瑭而在於重貴盖敬瑭之謀實唐高之故智而重貴昏童孱主乃不足以當世民厮役之最下者斯其所以致開運之禍也說者此等處往往不究其始末興衰之極而輕肆詆議如胡文定所云恐不足以爲古人斷案故畧條愚見於此別爲讀史者詳之

衛兵之弊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萬徒爲贅物而已徒爲耗蠹而已非特徒爲贅物爲耗蠹而已而且易爲亂階有司給粮稍不如期輒群起詬譟思欲爲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

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國家倉廩大半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胎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

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又役民以備兵馬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費物徒增耗蠹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可久可繼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丘文莊公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為之新製則其用不窮二者誠切喻也愚為此議似駭

世忤俗然實變通之道不得不然爲國不寓兵於農終爲苟道嗚呼非淵識遠慮洞察治躰不拘攣世習之士未必不以愚言爲狂矣

議處武臣

欲革武臣之弊在於裁減世襲整飭武舉武舉當別論之至於世襲在覈其功之真僞定其勳之大小以爲襲之久近而已如係開創功臣子孫但得真實不分大小准令世世承襲其餘或靖內難或禦外侮雖係實功亦與開創不同必須量爲遞減之法以限制之如指揮則一世世其本官二世降爲千户三世降爲百户如此遞減五世之後還於行

伍矣既不失報功之典又不塞賢才之路衛所有缺兼取武舉之人以補之及其立功亦照此格承襲武選豈有不清哉文臣之弊則前已言其槩矣

## 元祐會計錄

若錄今日之計必別立條貫子由之目難盡法也當畧倣元和之意一曰郡縣以稽疆域廣狹二曰户口以稽人民生耗三曰正賦以稽租稅增損四曰雜課以稽山澤關市之征以上四者皆所以計入者也五曰儲運儲以稽郡縣存留之數運以稽起運兩京各邊之數六曰經費以稽供御軍國俸祿大小諸費之數七曰幣餘以稽經費餘財每一朝

終則通計焉以上三者所以計出者也就各目之中又分爲子目焉每朝爲一書自洪武以至今日皆須考究精細該載無遺向後歲歲依式書之候終則通類成帙如此則量入爲出經制有定上不敢妄費而下不敢妄征矣

清軍之弊

所謂拂民云云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户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

國初之制梁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羅邊衛
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塡實空曠或
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
一明必欲還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数千身膺桎
梏心戀庭闈長號即路求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
堪此此觧補太拘之弊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
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至於妻子筭計盡乎雞
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軍伍之役
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齎居送無地可以息肩死別
生離何時為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
竭非死則亡此軍民併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計不

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 弭盜

弭盜之術聖賢明訓昭然似無容議矣然愚見竊以爲未然者蓋嘗稽之往事參之見聞乃知盜賊不盡出於饑寒而饑寒不能驅良民以爲盜也究其所由皆由教化不明禁防不立少年不逞之徒始則縱飲博以蕩其產既則肆強暴以快其充積習既久過惡貫盈遂相聚而爲標劫之事矣正所謂有勇而無義者也幸而撲滅之早爲禍猶輕否則延蔓滋甚蹂躪中原摧坏社稷漢之赤眉綠林黃巾晉之孫恩盧循唐之黃巢朱溫宋之王則宋江方臘

近日之劉六劉七楊虎哥藍皆此類也是豈饑寒迫脅弱小細民之所能辦哉間有一二與其中不過驅掠協從不能自拔者耳非其本謀之所能及也其餘鼠竊狗偷以活一旦之命者容或有之然苟得一飽足以滿其欲矣焉能為害如是之大也哉故唐虞之時以寇賊奸宄與蠻夷猾夏並稱而通屬之士師而成周亦次詰奸慝刑暴亂為司寇之職皆所以嚴其禁防杜其漸習以靖亂于未然也若夫開衣食之源等事乃惠養齊民之常道禁暴止亂不全在此或曰孔子不欲之言何如曰夫言不可以一端求也不欲之言乃為季氏而發所

謂夫子有爲之言也執此以爲通訓固矣

固本

庚戌之秋虜衆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爲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惟在搶掠飽欲箇載迤邐而出余道經涿鹿河間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強衆中國逋逃什居七八民則困於有司之徵派軍則苦於債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輾轉死亡莫爲矜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匈奴爲其鄉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自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干城可不煩

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爲之所也廹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緣沿海窮民爲輸將所廹始則挾勢要以通番繼乃邀番人而入寇與西北事情知出一轍乃知昔人蠶絲保障之說誠爲有見而責糴買牛者葢必有所作爲而致之柰何今之爲民牧者平時旣無以及民一遇有警輙又多方科擾是何異灌膏而秣焚導水以極溺也吾恐外虞莫支內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防可不急爲深長之慮而蚤爲固本之圖哉

虜情論

嗟夫自北虜桀驁以來內而
廟堂之所擬議外而總鎮之所經營蓋亦竭天下之思
不遺中國之力矣施為次第講究歸極固可按而
知也是故虜情前後巨細之不同而我應變規畫
偏全之各異要之即往可以証今因今可以垂後
也夫自虞臺失利虜人肆欺而又重之以雲中之變
叛人悉心為彼嚮道虜遂移志謂可憑陵于是大
舉則深入小舉則近入邊事紛紛無有寧日然小
舉不過其本路大舉亦不過宣大兩鎮而已大同
之寇多始于甕城懷仁而極于朔應山陰宣府之
寇多始于張家堡膳房口而極于東西二城蔚州

廣昌自己亥一歲三犯鎮兵不支虜遂以宣府爲殘破而以鴈門爲不足馳矣于是連年大舉直抵太原聲動平陽氣淩遼沁由是西而澤潞東而直隸千里騷然競圖守禦此虜情一大變也其深入山西也秋初則多霖妨其馳突秋深則無禾靡所因粮故甲辰之寇則復舍置山西專聲畿內一入蔚郡徑薄廣昌以爲紫荆而南甲馬既稀生養復庶可全得志不復間關由是

京都震警防禦四出此虜情又一大變也故曰虜情前後巨細之不同也國家之禦虜也自成化弘治以來宣府之丁零野狐大同之弘賜陽和諸口皆

常經理以為虜衝庚子以後太原忻于西峪平陽亦懾先聲山西置將招兵動以萬計歲運奏討與宣大同而北直隸之築堡鄉村河南北之也兵渡口日繼一日督責相先此禦虜一大變也逮其攻厲後軫京師紫荊倒馬也以重兵宣大諸邊千里擺守未秋而集既冬未弛步卒倚戈于墻馬兵連營于內粮芻犒賞以百萬計姑備目前罔知稅駕此禦虜又一大變也故曰應變規畫備全之各異也夫飲竭於敝危補漏即止江濁于行潦澄源乃清虜之所以南犯山西東聲畿輔者正以宣大之漏未補而源未清也紫荊倒馬是曰近畿重兵守

關亦無不可而山西之徼調紛紛內垣重擺東西相望何止千里或者筭之過乎宣大既係要衝宜謹哨探迎戰于近邊拏邀於既入亦無不可而設險未周守禦是困長圍羅列動以踰時或者筭之踈乎懲庚子之深入則內垣之擾不辭鑒甲辰之掣兵則外邊之擺愈久時勢逼迫左右爲難此智勇之深憂豪傑所自失也三二年間督府翰誠布悃不憚于履危補弊捄偏委曲以致用是故須乗塞之節度則後必有程定援捄之便宜則兵不虛設併守之議建則外邊之備嚴而三鎮篤同舟之濟內調之兵減則不經之費省而邊境漸

兵可謂極潤色以從權遵時宜而合道者也觀者但知夫轉移之易施而不思委曲之多道因革之成績而莫念通變之苦心於戲抑徃可以證今因今可以垂後異世之下其尚多感也夫

北伐論

國初之北伐也將篤于萬全士奮于百戰中山紆謀策保保爲必鬭之獸岐陽奮勇期和林爲必覆之巢令考之自開平之定大同謝彥之取東勝卤門數鑿華車更駕大舉于伍年之分道極鋒於七年之窮追然而捷報日聞虜終不盡且嶺北之戰大將壁守桑哥之逐全軍幾危存道隕於斷頭良臣

殲于土剌則亦可謂難矣夫
國初諸将雷擊風掃前無横陣而顧數數于此何邪
於戲馳突北虜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夏
徙有暑渴之虞冬進有皸仆之患樵蘇稍後或虞
于斷粮邏堠暫弛每至於失道今以數萬衆遠巡
于瀉鹵不毛之地始則求戰之無期終則入塞之
途遠隱栁藏狄戒心日警鳴笳鋭鏑事變不常而
歆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敵爲盡殲之
舉乎於戲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
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
難講此鄙人所以有區區之論也或曰漢武事匈

奴卒空幕南不既得志已乎曰漢武承文景之後士民殷富竭天下之力以事匈奴卒之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兵雖數捷而右軍之陷前軍之降不自償也

國初天下始定根本未固

皇祖志在于保民將臣亦虞于兵釁是故有犯則戰未嘗弛嚴小衄則悔不求逞志所以全疲癃以天年起瘡痍于衽席也則夫當時之長筭得非萬世之永轍邪余懼夫僥倖者不忍於邉塵之數警而輕爲伊吾居胥之想也是故愼言之

## 明法用間　王鏊

明法曰切見北虜屢寇邊陲沿邊諸將無敢當其鋒者幸而虜自解去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練以俟後舉臣覩火篩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不足方其萬一使吾將良士練又何畏哉今日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心離散深可畏也自虜為患求將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才畧文臣之中素負韜畧者豈無人哉亦或不善用之耳駕馭之道賞罰二者而已賞一而百勸賞當功也罰一而百懲罰當罪也比年邊臣冒報皆得陞級

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近拔張俊為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問擬斬罪則人知懲矣然擁兵不進如副總兵姚信則又得以逃其罪同罪罰異此人心所以不平也用間曰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則有間可乘也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封侯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同好然者則可使之互相嫌隙然闗廷臣亦甞有建此筭者衆以為迂臣則以為三軍之事莫重於間蓋縱不可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而擕其黨也

徙戎

頡利既擒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羣臣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者也請悉籍降口納兖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秘書監魏徵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今其來降不忍誅戮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柰何以河南居之今降

者十萬餘若假數年孳息應倍而近在畿甸心腹
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于四夷若天地之于萬物
覆載而全安之今突厥歸命不加衰憐而棄之非
天地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所謂
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
魏時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
逐出之不用後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
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曰聖人之
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
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畊農又選
酋長入宿衞何患之恤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

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說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分處之於豐勝靈夏朔代之間建順佑化長四州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伍百人奉朝請者復百餘人

自幽州屬靈州其蔓滋矣是故漢四郡之舊唐不可復見也嘗謂唐臣之議突厥納之兗豫是謂忌而不弘委之河南斯則縱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之言師古國小權分之說聖人復起無能易也於戲

可以爲而不爲太宗是也不可以爲而爲之王莽楊廣是也將戎患有寘數邪胡相值之左邪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豈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于是賜突厥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爲泥孰俟利苾可汗使率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帝乃賜薛延陀璽書令無相抄掠且曰磧北延陀主之磧南突厥主之思摩渡河建牙故定襄城

京邊軍　　李東陽

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

事而調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
虧損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
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需
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
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
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或不能堪縱之愈不可
制五不便也遙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
不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續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
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
爲糜濫無紀極之費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

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単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啓蔭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夫宣府京師北門禦虜十分緊要凡此一事不便數端今滿朝之臣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何謏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悞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

旣後

兵部尚書王瓊建議曰十年虜寇延綏兵調固原分部不明遲制不審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

延綏三鎮撫鎮各先整飭奇遊兵馬虜不渡河則延綏聽宣大調用虜如渡河則宣大聽延綏調用無得先期以責備後期以失事機此恭襄公經畫也嘗考之故牘詢之土人正德年間補固漏隙扶持傾側公力多焉是故即吾宣所知者治潘浩之失機主朱振之簡閱即生口以度虜情稽道里以謹徵調是皆不可忘也

募民實邊

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擒屯則卒積死今胡數轉牧行獵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即入不救則邊民絕望降敵救之纔到胡

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數年中國費苦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徒實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乃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繫虜之患顧不美哉從之

三代以下得禦虜之宜養銳蓄銳不耗內而善防外者君莫如漢文畫禦虜之策知彼知此盡地利而得人和者臣莫如晁錯以今觀之去彼歲年何啻千百北狄之興亡強弱亦幾易種矣而其所言固鑿鑿可見之行也於戲團結之力十倍于徵調轉輸之苦百倍于屯田安得錯也與之極論乎

兵莫便于土著莫不便于還戍何者山川險易知諳之不悉也水土風氣習染之不一也家室墳墓衞籍之不專也離曠憂思勞役之不均也力疲于道塗期廢于番易法撓于逃逋弊積于顧役于是部伍如傳舍操卒盡市井矣而其轉輸之難尚不論

也於戲愼抽選以嚴士著之兵廣屯田以省轉輸之費二者缺一不可也

邊郡內郡說

邊郡者內郡之扞蔽內郡者邊郡之本根理勢相須而勝衰倚伏者也是故水災既定合宮受成中國之治極矣時則葷粥遠逃蚩尤就戮邑涿鹿以爲都登釜山而輯瑞邊境亦極治焉青鳥失刑黃竹興悼中國之亂成矣時則三胡內侵戎籬不至烽燧交于驪山左衽處乎伊洛邊境亦成亂焉以至後世趙藉主父之威則冨國而斥胡秦遭土崩之勢則廢塞而縮地西漢之勝也闢榆中以置郡並

陰山以爲塞而一經莽蒼邊土分崩常山居庸民戶內徙矣東漢之勝也南虜比于藩臣羌卑雜于編戶而一遇卓兖邊民流徙雲中五原併爲一郡矣故夫承平之日則邊土須養于內郡往往有割肉醫瘡之嗟有事之時則內郡播禍于邊土將四潰橫流之不可救矣故夫深國家之慮者培本根以及扞蔽而輕重以制其權藩扞蔽以庇本根而緩急以措其用於戲是之謂保大永安之道也

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

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畜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即此一事寧不爲今時之所急乎

井牧

長山先生胡翰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已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

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
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
畜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户之氓無立錐之地
則卑下之為後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
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
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幷名田者占田也
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
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
没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
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
男女有差有國食禄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

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産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蕪秆之閑耳非有資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别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比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

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循權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捄於敞賑窮困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鬻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

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

百夫有洫洫有除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釆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踈者所食之釆地也縣地之外為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釆地也此王畿之制

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釆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釆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

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出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養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illegible]兼幷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九

其丘甸輦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灌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

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
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徼多以限田抑富
强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
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
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
二者何足泥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
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
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漢提封田
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
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
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

十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户以田均之計户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末徵民户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滿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遣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

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
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
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
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
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
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
不於此圖之亦茍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
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
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
不復君子盖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

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生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生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論名田不若均田均田不若井田井田之行有十便雖有二敝不足泥吾事况田數民數正相當但在上之人審所使而行之矣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矣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在于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後法弊民得轉易而有田矣多少不等貧富不齊田主逃亡靡所考稽安得猶以國初授田之法税之故楊炎變為兩税所謂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是也田不過割則主客難別不論貧富則丁中不分安得不變後世有謂唐租庸調法變而取民之制壞者蓋不究其始末事體而漫言者也

凡立州之意有重其銜以鎮治有接其權以系遠有專其任以固畿有分其勢以防遏今或因襲以失其真或擅更以謬其舉顧名正義循實而易新之耳

## 驛傳

驛傳之弊至此云極官無關而借關關得借而濫借旣借待士之費遂成自便之風如淮揚驛遞嘉靖初歲約關三千不二十年乃今及萬矣且冊制愈大輓卒亦三倍於前

陝西京兆驛支費特繁其丞歲獲數千金良鄉固節驛河間瀛海驛景州東光驛肇慶崧臺驛韶州芙蓉驛之類亦次之大要是馬遞之衝者省國財濟馬卒不可無處

## 海防

沿海備倭戍秪自備耳福浙商船漳則篤甚因以行

掠金塘等五山國初禁不懋舟惟周山設戍且并察五山五山不懋寇黨不便薪汲故禁五山則周山警息今禁不行而金塘尤連艦繹火

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通泰海州海塩縣等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弗加之意可乎土勢岌岌人力訑訑今日云然

信史

王守溪閣老嘗作擬皐言其中論脩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

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
惟易世之后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
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
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生于數十年之后追書
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
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
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識不能
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憸情態
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
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又云前代脩史
左史記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

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記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户禮兵刑工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删削之内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記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

洪武十八年乙丑定設翰林院官罷起居注設學士侍

讀侍講學士爲正官孔目爲首領侍讀侍講博士
典籍侍書待詔爲屬官脩撰編脩檢討爲史官掌
制誥史冊文翰之事原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
皆不設仍設華盖武英文華文淵東閣等大學士
班本院學士之上所謂起居注成周石史也記人
主言動起居之事所以養精儲源裨君德以養蒼
生昭善惡以信後世所係大矣今乃廢之則夫外
庭之臣所知者號令文章而隱微莫覩與處者宦
官宮妾而賢士罕接貽養亢化傅桿將來又何賴
焉
宋史表首稱柏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

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盖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

互分兩笑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
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
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䟽
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
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
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
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
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
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脩辭從楷授由是
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
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

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枉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夫

館閣之稱自梁正明中於右長慶門設屋十餘間中有招文館集賢館史館三所宋太宗改作於左昇龍門裏集賢東廡招文西廡史館南廡賜名崇文院端拱中分三館書别爲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宋泌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合爲一故謂之館閣元豐官制行遂改爲秘書省

宗給

天下事有二大可憂何者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以歷世觀之殆不盡然矣周室大封同姓豈不欲彊及其所以禍周者則秦楚韓魏之國也漢人監周異姓不得王及其所以禍漢者非外戚之親則州牧之將也魏人監漢忌兄弟之屬無藩屏之固及所以禍魏者任事之權臣也晉宋監魏藩輔必置至親乃致兄弟逼疑自相殘戕究其所以禍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帥也唐人監此宗室之親聚於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亂唐者方鎮之兵也宋人監此收諸將之權宗人偏於天下恥無事權若得矣

跡其所以禍宋者乃漠北之虜耳嗟乎天下之變常出於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勢每重於積習之所不察故經理天下者調其大略取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歷年所必有偏重在識其幾於預以及之耳不然踈慮淺謀而寡先幾預待之見終不能以壽國家之命今大可憂者有二及今時猶可爲久則人心不易改事勢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難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於宗室繁衍而祿糧不足以給莫急於邊備廢弛而士卒日以驕悍一者其不可爲之勢已形兆矣幸紀綱未壞當寧之臣猶得以藉手若能達於事機處置適宜足以

服其心而順其事則宗室可安邉防可固人心復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爲勢積變成豈不大可憂乎夫宗室之所仰給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稅有定而宗室之生育無已

祖宗時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數年之後倍千人矣豈惟千人將倍數千人矣今各省田額祿糧已有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及宗室支數者矣若將倍千人公家將何所處况數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肓之府有一歲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分而先賣票領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貨者

矣有強暴恃勢而搶騙平人財物者矣有爲饑困所迫而忍爲盜賊者矣夫民間税糧有限宗室所用無窮欲人人取足焉無是理既無禄食則饑困必至饑困之極誰不求生廉耻喪而奸僞生良心滅而奸宄作將何所不爲乎及今

朝廷固執舊法不爲善變之謀其所食禄糧又非神運鬼輸之可得是坐視宗室之困而致變也可乎夫邊鎮者内地之藩籬邊鎮固則内地安古今不易之道也今之各邊自甘肅戕害撫臣之後有大同五堡軍士之變矣再有馬昇楊林鈎引北虜之變矣繼有遼東綁打巡撫之變矣幾視典憲轉相

効尤覬其不道之狀即唐藩鎮恃強梗化之機也夫奸宄之興不在於末流勢不可爲之日而在於勢已形見上下因循不以爲異之際國家危亂之禍不成於尾大不掉無所措手之時而成於機事萌動苟且目前聊不知遠大之圖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趨向事勢由之變更今各邊軍士驕悍不逞屢屢如此司國政者又往往苟且僥倖暫圖一時息滅而無長慮却顧萬世燕翼之謀積習之久量度

朝廷處置大率不過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堅固違抗主將挾制撫臣狎侮號令不征不戰將無所不至

況邊鎮糧草時常告乏假此爲動人心易挻由之
倡亂勢所必有興言及此豈不大可憂乎嗟乎斯
二者方今燎眉剝膚之患也主張國計者烏可不
加之意哉

將軍中尉改授議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襃隆宗室以資維城之助
然萬世周悉之慮萬物一體之仁亦未始不行乎
其間有襃隆之典而無周悉之慮者漢是也無周
悉之慮而有一體之仁者宋是也彼其大啓九國
周匝三垂宮室百官同制天子襃隆至矣而末流
致濫橫逆屢作文帝采賈生之議景帝用晁錯之

計武帝施主父之策累世積謀若防巨敵然後幸
以勝之使有三子者丞爲周悉以慎厥初則終漢
之世其強當不至於七國之變其弱亦曷嘗有奉
鼓恐後者哉力強則勢軋封大則難繼天子紐難
繼之惠則權替諸侯擅相軋之勢則釁作欲其不
逼上而陵下也難矣變起於權替必過懲以制之
釁作於勢軋必極力以撓之世遠情疎加之以過
懲力撓欲其無廢隕而耗斁也亦難矣宋以睦親
廣親棣華親賢四大第聚皇族於京師爵位職位
升進以序幸第宿衛兩無嫌猜黜陟銓叙與庶姓
不異親親賢賢可謂一體矣而靖康之亂卷席以

北惟屬籍稍疎賜第君雒與夫效職州路者適幸
有以自全使蚤有散布遠慮豈其北轅之慘若彼
哉聚居則情親情親則猜忌不作而相勸以為忠是
以終宋之世無宗室之亂而多忠義之助金元之
變伏節死義屢奮而踣者叔皎時賞華至百有餘
人亦其法意使然也我
朝稽古睦宗為爵大封散布天下恩意隆洽有宋室
之厚而無宋法之弊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以世序差迄于無窮皆食租衣
稅勿干民事有漢室褒崇之盛而無漢室尾大之
失漢王元成王侯子孫澌盡矣宋王靖康凡六世

隨蹕渡江僅存百有餘人　當今麟振藩樹秦晉陽曲慶成西河交城永和周楚魯蜀華陽代山陰襄垣宣寧隰川定安靈丘懷仁肅遼慶岷南渭韓瀋唐伊趙鄭襄荊淮德崇吉徽益衡汝榮靖江弋陽江川四十五府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庶人迺至三萬有餘位自古宗室之蕃蓋未有盛於今日者也昔在

皇祖固未能豫覩今日宗支之盛而不容不以厚道教後皇故

祖訓供用章前列唐宋祿制而後定以今制

聖意蓋可知也夫親王歲支萬石奉國中尉歲支二百

石總而計之三萬餘位各用祿米每歲數千萬石今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一傳再傳宗室且十餘萬郡縣將以何給之議以

周府言之自親王至於庶人合五千三百有奇每歲支撥二百萬四千八百四十餘石有司稍不應期則群聚而陵侮之守令者民之父母也徇宗室則民不能支徇民則宗室弗給

聖皇以萬物爲一體亦何忍於宗室病臣民也我

聖祖蓋已豫覩今日當有化裁之者矣

祖訓職制章曰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

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當是之時皆

始封親王所謂郡王者獨靖江一府耳而即曰郡

王子孫云云是

皇祖亦每以文武之才夾輔之勛望支庶也特其時未

有所謂郡王子孫者未暇詳為之法耳

今上仁育義裁因時以立政伏願厚族惠民合為一體

不拂

祖訓之文而逮繼世之良法以傳萬世蓋今之急務誠

莫有踰此者然廷臣每重其議而不敢發者良以

鎮國將軍其祿已比一品即欲換授當以何官與

之其勢即有所不可即今陞轉如常選法則黜陟

亦當如常考法其致政而歸也又將何以處之夫藩祿日增而民之常賦額不容於增矣法窮必通英斷如

今上遭際亦難矣失今不為之制再世之後誰其復能處之

聖君賢相會於

朝堂丞令宗室有不給之恐守令有掣肘之嘆耶夫禮義者柔和性情之方也學校者執禮明義之府也榮寵者奔走才智之具也竊願稍倣宋制每府建設宗學妙選師儒而教之三年大比則於每藩鄉試各增解額數名以賓興其賢者蓋已封者弗

復隸於學官而未封未名者斷以其年月日為始盡令就學每月人給廩米三石以端其儉素之習其庶人量減廩数亦令就學以銷驕亢之氣而發其廉耻之心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考校監臨屬之提學及御史一如州縣儒學之例提學官巡按官每歲各以三等簿籍填註考語

聞奏而歸其籍於宗人府其登薦於文武科目者換授官職陞轉如常選法其後致政歸也亦以考察舊例處之如年老致仕則以原職給祿終其身貪暴不謹則亦黜為庶人明其罰是受登薦者皆將強勉於為善也其不能與於登薦者三十歲為限肆

業十五年之間學行考語五居上等十居中等者
宗人府具以名聞釋褐授職如舊制不及格者比
照
祖訓襲封事例減半給祿其棄禮義捐廉恥甘居下等
者遵
祖訓輕則降等重則黜罰之是不與登薦者皆將強勉
於善也師儒之設舊制王府教授秩從九品屬王
府即與八歲入小學職事其宗學設官不敢擅擬
竊願稍重其權又必便於御史憲臣之節制知府
之提調者每府以宗室位數為準大約百名設與
一官委以十五入大學職事關白本郡則提調為

近而稍忌有司監督以御史憲臣則法嚴而教行未授封爵則儒服肄業而體統便百名設與一官則業有司存而亦足以抵登薦之員缺此皆宋人之所已試而效者特在我
皇上親定其體制而已所謂百名設與一官者如
秦府之封在陜西西安府城即設西安府宗學合秦府未封二百四位未名二百三十九位庶人一百五十六位而計之共五百九十九位設分教六員掌教一員諸府以是爲差所謂抵登薦之員缺者如山西布政司境内晉陽曲慶成西河交城永和代山陰襄垣宣寧隰川定安十二王府未封名宗

室凡三千七百一十五位約百位與解額一名則山西布政司解額合增三十七名陝西布政司境内秦肅慶韓四府未封名宗室一千四百十位約百位與一名則陝西布政司解額合增一十四名諸府各以是爲差河南湖廣山東江西廣西四川六布政司未封未名宗子四千四百四十九位合增宗學解額四十四名有奇通天下宗學每試得鄉薦九十五名每會試合請放宗額一十名每宗室百位設學職一名四十五府合選學職九十五名是又適足以抵選部之員缺而選法可以無滯也於是定爲廪食之法八歲入小學月給廪米一

石十五入大學月給廩米三石至於三十無過而
後授官始如官資給祿十五年之間廩足代耕而
不足以修肆則嬪嬙自不容於多置嬪嬙有制則
生息有限而詐冒冗濫之弊亦可以不煩而革考
校之法嚴則三十以前有以理性節情而仁厚之
德熟三十而後受封則性已堅定而廉恥之道著
是質之
祖訓而不遺稽之前鑒而有獲垂之萬世而無弊也昔
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
如退而更化此其勢有不容不更為之制者
聖明之主不世出願治之臣亦不世出今明公議及此

矣竊幸

國家磐石之宗守令乂民之政將相濟以有成而萬
世周悉之慮萬物一體之仁在今宇宙間也
宗藩祿俸莫艱於山西河南綿綿瓜瓞以有限之地
承之其能濟乎議者有輸運移分之說然輸運不
如移分或補或創是在斟酌之爾矣

皇庄

正德間皇庄及皇親功臣各庄田順天等府内共三百
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各數千頃共計地土九萬餘
頃

弘治末年興濟縣皇親免役產當十之八

## 宗廟

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尚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以西爲尚之説誠有所未安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

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陽明先生云

祀典議

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櫱則有玄酒之貢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

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

釋奠

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爲先聖稷契爲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爲先聖臯陶伯益爲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

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爲先聖伊尹仲虺傳說爲
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
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爲先聖太公
望召公奭爲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
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爲
先聖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
爲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
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
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
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
顔子至朱子九師而已盖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爲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吳郡布衣沈璵字孟溫著

宗法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

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
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
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
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
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為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
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
地哉今武官支子于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
過就其家饗餕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
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
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
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

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

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脉自與支子相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鎮守

本朝自己巳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

一員下人名爲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陜西三邊又
有協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爲縝密但近來添
設頗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
密雲古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内官鮎魚
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永平太平
寨青山營蛾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
黃化鎮紫荊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内
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
責内官之設既非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
許況此輩原無祿食太平之時月費頗豐不免取
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

將臣彼亦無能爲也或犯吏議
朝廷又各原之付司禮監奏奪軍力之疲敝軍政之
不脩有由然矣近皆停華昭代之聖政此其第一
也間常考内官之制洪武中内官僅能識字不知
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内教書正統
初太監王振於内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
等官入教於是内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
專辦内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
然事完即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
兵經理内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
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阯人云永

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偕枕樊噲得排闥而言之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軍者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委之宋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為宣徽使太宗謂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朱子曰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法制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

遂背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
有童貫譚禎之禍後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乎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
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
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
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
而去士良之言閹寺傳心之秘藏也而史臣得而
述之為益大矣

馬政論　林駉

馬政之説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
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疋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

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盖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数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殘新造之後末年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数盖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数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盖居閑則免三人之

弃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是内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則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内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

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驝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縑

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内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宋内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畜養指爲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筭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爲尤重蓋官之馬多不專責於民中國之馬多不專倚於戎狄專責於民則民受其害專倚於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秣飼以時而騰駒游牧順其物性矣既置羣牧又置羣牧司使以太臣領馬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飛龍院九月又幸十

月又幸一歲之間凡三幸馬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蓄牧孳息自足國朝民間與蕃落爲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禧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下所以必於是拳拳歟熙寧大臣爲謀不審聽曾孝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於編户坊監廐庫柵庌井泉七八十年經畫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於是茶馬之職置矣元豐以後其弊歷見天子慨然追念舊臣聖言

及此誰執其咎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責馬於民不可為也不然則户馬之法已盡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者亦必有說矣

市戎馬

宋太宗時市戎馬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實用兵騎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嚮戎以利使重譯而至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厩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旅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槀離析牝牡制

其生性玄黄尫隤因而而减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爲常故多生息而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四千匹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之曁晋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爲患由良馬之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

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爲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躶死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繙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何今竊揣量國家

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兩往來賫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納馬則止馬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牧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復牝以生駒以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頓之南十年之間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屯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羌夷近則納秸于甸服此馬政

已見于書矣駉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若周官之法養之以阜乘廐菽視之以圉牧庾巫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特出入游靡之節以宣其性分房棧牝牡之别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爲之禁原驅蠱網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殊毛共櫪狀花蘤之文林異色同羣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馬政

丘公所論官牧之法大槩得之至其所以處置民牧者

則恐煩難瑣屑比之今日益增擾亂殊非通變宜民改弦易轍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馬之弊使民一身而應二役有損於民無益於官諸云云者可謂洞照其原矣今所處置乃止於此不知依此行之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芻秣之費乎所養之馬果可以免於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戰陣之用乎若徒爲紛更而前弊不免祗益害耳或曰然則必於兩直隸河南山東之地置監牧寬閒田畫變民牧而爲官牧而後可也曰不必然也太平月久中原寸土民皆開懇以爲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閒田可以置監

牧馬也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曰然則如之何而可

何而可如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蓋國家之初干戈甫定而馬有餘乘生齒未繁而地有餘故故賦馬於民借民之力以爲牧養因地之餘以圉蕃息亦猶古之所謂散之華山之陽云者其法非不良而其意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弊患漸生馴至今日爲害滋甚有審編之害焉有二役之害焉有翰養之害焉有芻餘之害焉有點視之害焉有交兑之害焉有印烙之害焉有倍價之害焉而又有官吏之科擾焉里甲之侵漁焉訴訟之繁多焉影射之奸巧焉百孔千瘡難以殫述而中原之民始

坐困矣至其所飼之馬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瘠無一可用盡如丘公所言者起俵之時往往計丁出錢每馬一匹多者四五十兩少亦不下三十餘兩而後可以免於僕寺簡退之苦前日所養之馬徒受勞費無窮之害而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利我匪直民也官亦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利也我夫國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錢以供應矣又使養無用之馬而受無窮之害此何謂也為今之計當總計每年應俵某省若干某府州縣若干如有偏重偏輕之處當量其地方大小民力多寡一切通融而均攤之立為定式某省應俵若干某府州縣

應俵若干即於本處見在田糧數內趲取銀兩若令水馬二站者然每年照數買馬起俵無致闕之然後將所養見在無用之馬盡行斥賣解價僕寺收貯以備買馬之需如此則

朝廷不失國馬之利而百姓頓除養馬之害中原赤子當皷舞聖德於萬萬矣

古今馬政詳矣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宋則始牧於官其後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我

朝蓋兼用之故兩畿山東河南牧之民者也牧之民者兩京太僕寺主之陝西遼東牧之官者也牧之

官者行太僕苑馬寺主之山西行太僕寺之設蓋與陝西遼東等乃不在官不在民而所謂備邊馬政並其意與法而失之何哉孳牧止於衛所衛牝牡十所又半之觧佚僅存虛名緩急無益軍旅非如山東河南之徵額有常也給散歸之官軍耗折漫無稽考有則藉為衣食之資而芻牧不盡其材無則規免征調之苦而瘦損是其所利甚則以之充傳遞之役為轉運之資買補絡繹而死傷相尋皆寺官所不得與者此豈法之設端使然哉夫牧之惟恐其不多養之常不得其法用之而卒無其實皆自憊之道也昔趙充國留田金城罷騎兵獨

留步卒彼豈無謂哉李克用父子以馬上定天下然數滿三萬即已病其太多故范延光對唐明宗云養一騎卒當步兵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卒蓋謂馬之費唐也今既不能惜養馬之費而又不能貸有馬之力以此較匈奴長伎不亦左乎說者謂宜重僕臣之權定秣飼之法嚴隨營之額增芻豆之價擇水泉使地置監牧草場舉園槽餧養之法而嚴稽查追補之令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國之大事在戎戎之重寄唯馬

國初率自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免其田租之半遣

至

孝廟易以丁田相兼貽謀甚善厥後丁役不知寢于何時今惟計畝領馬而上田沃壤多淪入于兼併之家小民承養馬匹類皆荒磽瘠土甚則亡立錐之地且因年𣏌綿遠圖籍漫漶無可稽查民之累害未可殫言頻年貧弱流移戶口凋殘豈無故哉今欲覈田畝隱欺驗戶丁之多寡查照丁田相兼之制均撥馬匹或有里胥科派大戶侵漁盡行禁止亦或可以少甦民困之萬一柰何民之流寓者衆計其所積反裕于土著之民若科之以足額外之差非所以為厲也隱田者多計其所獲率自為封殖之計若均之以足常額之數非所以為厲也果

能酌而行之黎民無鴻雁之哀菽粟如水火之多矣何患乎馬政之難舉乎

## 土兵

土兵之名在宋嘗有之

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虜敢於戰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之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

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點民壯

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正統己巳之變兵部徵各省兵入禦虜時天下承平日久軍政弛緩逃故不清徒具尺籍應者無幾當時大臣建議設立民壯以備倉卒法古兵出於農之義三時在野力田一時入城講武若有征調即同正軍此舉獨出漢唐宋發募刺配之上又陰蓄重兵於天下一時卒用旬日可集但歲月積久其法浸壞人不揀選委弱備數者有之籍無定名戶人

輪後者有之人無定戶均徭流編者有之甚至徭銀在官顧覔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頓使復舊貫可也而後生末學不達前人至計遠慮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從而罷之為休息民隱是以國家大計等為兒戲喜怒吁何其淺哉

國初行垛集法後改設衛所正統間復起民壯似有垛集遺意亦郡縣自安之圖固分軍民二矣乃復於轅門動顧烏覩夫素練云哉

兵禮

東閣學士吳沉曰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盖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

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涖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

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行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遂

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盖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劒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 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上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

之所共悅此則其徵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 文章

宋陳傅良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

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於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

或出於暴政雲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錯不如木旄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戇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爲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

宋陳亮曰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不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惓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嚚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也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不謂哉乎然

所見猶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為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背順從為足以拒周頑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若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見殺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

功効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任人

凡興師道曰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雖甚庸之國不能皆非人無常情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世之常論治體者遂以爲人之難任法之易守也殆有任法不任人之說其言曰成周盛時周召毛原更迭執政極治若數百年晚節禍敗迭不可救此任人之弊也後世

一定於法雖庸君中才相與坐而守之可以無事此任法之効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用周之法周所以盛其衰則反是任人非要乎泰人蔑棄賢智純任法律追其亡也未嘗改一刑而搓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完而不廢法之用有窮而人之用無窮呼後世之法非古矣若曰法者則固百世相因而無改令之有司員令之法爾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連帥不得持生殺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爲州縣之屬者皆得與守令之政吏具成案牽引比附拱手聽命一箝弗得增損其權輕其勢卑是雖有

大姦慝亦無所容而上之人亦將曰彼不能出意以有爲則取辦於吾法而自足不知任之既輕彼亦應我以輕苟簡其職鹵莽其政上有大惠則扞格而爲害國有大禁則銷沮而爲小啓民玩愒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陵夷益病吾法法之不行自上壞之蓋亦反其本矣將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逆料人之難繼哉然則所謂任人者必何如而後可曰所謂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權也專之以責其功尊之以屬其節予奪操縱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繳繞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固所未論也今之取人則愚切戜馬儒馬而不盡出於

儒吏焉而不盡出於吏旁進雜出不試而用者居多今將得人以任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授任古選舉之道衆矣豈無適其中而宜於今者乎必使進取一新有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責任之道亦庶乎其可也

法猶權衡也持權衡以較輕重者人也夫自古無不敝之法而荀子亦有有治人無治法之說此可見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京房不知乎此而專欲任法則失之太煩以人之賢否而取定於不可稽之冊籍可乎崔明少知乎此而專欲任人則失之太簡豈惟太簡以政之廢舉而悉寄於不可從之人心可

乎哉

法者事之的也人也者執此法而酌之事者也非法之不可任徒任乎法之不可也非人之不可任徒任乎人之不可也徒任乎法則賢愚同滯祗以爲苟祿者之聖書徒任乎人則委任或乖適足爲行私者之瘝李積偏流廢踵而循之此光庭之所以弊也光武之所以失也杜預之所以憂也寇準之所以羞也朱浮之所以指陳也君實之所以論奏也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文武之美曰

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也哉

佐君

人臣之佐人主當順養忠厚保合大和使善類無恐邦家永賴昔唐宣宗遺詔立夔王中尉王宗實乃立鄆王是爲懿宗　嘗出宦者請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之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懿宗怒亦什宋慶曆中刼寇張海過高郵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富

弼欲誅仲約范仲淹不可弼怒曰方今患法不舉乃多方阻之何以整衆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竟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上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仲淹語繞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建炎初諫官袁植乞誅黄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欲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宥潛善等不誅諸葛孔明有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嗚呼安得召負姜維之

斗膽推諸葛之秤心者與論天下事哉

守令

宋陳傳良曰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數法不屈則吏有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數奏賓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數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爭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

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恥爲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悶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疏之也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出爲東伯六卿無宰俯爲冢宰是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殁則未得以爲伯未得以爲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關人也則

降而爲之不以爲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爲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若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若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内之者或所眦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

畏也今日遷其守明日易其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廢民其自以爲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承教

蘇伯衡曰君子不以卑賤而耻教人亦不以尊貴而耻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

入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成已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恧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周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時也子思也虢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啓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赧容豈非存心於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耻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耻

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以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今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倨在上位而受教則閼然不屑而人且以為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也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蓬窗日録卷之四